

風言

刺

小

品



小品妙选



苏渊雷先生选编

讽刺小品

一	檀弓（二则）	礼 记	1
二	孟子节选	孟 子	2
三	庄子节选	庄 周	5
四	最后晚餐与鸡鸣之前	新 约	11
五	报孙会宗书	杨 恽	16
六	报刘一丈书	宗 臣	18
七	吉诃德先生（节选）	西万提司	20
八	阿Q正传（节选）	鲁 迅	37
九	范老太太的死（节选）	吴敬梓	60
一〇	狂人日记	鲁 迅	72
一一	狗约	拉萨尔	86
一二	猫的天堂	左 拉	89
一三	塞根先生的山羊	都 德	97
一四	说胡须	鲁 迅	104

一 檀 弓

礼 记

（一）苛政猛于虎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二）不食嗟来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二 孟子节选

孟子

(一) 齐宣王章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已，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

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役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

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二）齐人章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诮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偏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三）淳於髡溺章

淳於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

“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三 庄子节选

庄 周

（一）盗 跖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听父之诏，弟不受

兄之教，虽今先生之辩，将奈之何哉？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听。颜回为御，子贡为右，往见盗跖。

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耶？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肋，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王，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脯之膳。”

孔子复通曰：“丘得幸于季，愿望履幕下。”谒者复通。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孔子曰：“丘闻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

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今将军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齐贝，音中黄钟，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共读曰供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长大美好，人见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丘虽不吾誉，吾独不自知耶？且吾闻之，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炆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

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蒞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耶？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耶？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鲍焦饰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异于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

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自上观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贵也。丘之所以说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则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过此矣，皆吾所闻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王念孙云瘦当为瘠字之误也病瘠一类死丧一类忧患一类瘠字或作愈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驎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耶？”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炙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二）有暖姝者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娄者。所谓暖姝者，学一先生之言，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自以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谓以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虬曲隈，乳间股隙，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与豕俱焦也。此以域进，此以域退，此其所谓濡需者也。卷娄者，舜也。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举乎童土之地，年齿长矣，聪明衰矣，而不得休归。所谓卷娄者也。是以神人恶众至，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

（三）儒以诗书发冢

儒以诗礼发冢。求诗礼发古冢大儒胪传曰：释文上传语告下曰胪“东方作矣！司马云谓日出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摩其颞，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四 最后晚餐与鸡鸣之前

（节录《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疯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哪哒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赍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罢，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作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

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作的以为纪念。”

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喜欢，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谁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个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么？”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

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儆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么？不能惊醒片时么？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罢。罢或作么彀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罢！看哪！那卖我的人近了！”说话之间，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么？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

的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作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作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僭妄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罢！”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